

近代祁门茶工生活状况的考察

康 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茶业经济成为近代祁门的支柱产业, 茶工在茶叶生产制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按照茶叶制作工序, 可将茶工分为有摘茶工和制茶工两类。茶工群体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劳动强度大, 工资待遇低, 但其内部也因性别与工种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茶工群体身份较为复杂, 对近代祁门地方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近代; 祁门; 茶工; 社会生活

茶叶从枝头到市场, 需要经过采摘和制作两个阶段。祁门的茶农在两个阶段雇工采制, 而根据茶叶采制工序的不同, 茶工的类别各异, 也存在性别上的差异。采摘有采茶女, 茶叶制作中有拣工、炒工、筛工、茶师等。这些茶工都是茶叶产制中不可缺少的人员, 其对茶叶的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茶工是一个文化素质不高的群体, 工资待遇很低, 生活极为贫困。同时, 由于性别和工种的不同, 待遇又有所区别。一般来说, 女茶工的待遇较男茶工为低。茶业是季节性的行业, 只有在茶季时, 他们才来到祁门各地工作, 一旦茶季过后, 他们当中大部分就会返乡, 等到来年再来产茶地工作。加上, 还有一部分茶工由路途遥远等原因, 就在祁门定居下来, 他们与当地土著既有矛盾冲突, 又存在利益一致的方面。也有一些茶工平时不务正业, 与当地地痞无赖混在一起, 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不良因素, 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本文通过对茶工这一群体的研究, 我们能够更为清晰的了解茶叶产制的各个工序及其社会生活状况, 又可进一步

透视茶工与近代祁门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一、茶工的生活

(一) 摘茶工的生活

当每年谷雨初过, 杜鹃花开遍满山野的时候, 在祁门是茶市到了! 这一个不满 10 万人口的县份里, 顿时增上 20 余万的工人, 他们多有来自千里外, 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操着数县的口音, 像蚂蚁也似的向着祁门县境界内移动。这多是一些采茶和制茶的工人。20 世纪 30 年代祁门茶业改良场培养出来的茶叶技术人才程世瑞在《祁门的红茶》的调查报告, 对祁门红茶的采摘有细微的描述。

每天的早晨, 东方这只是刚泛出鱼肚色来的时候, 采茶雀从远山里呼唤: 摘茶! 摘茶! 四野还给浓的雾气遮隐着, 大路上便有了人们的行动。在依稀的暗色里, 我们可以辨出是一队队的成群妇女们, 她们用青花的布巾儿包裹着那脑后垂着大髻的黑发, 腰下横系着一只大布袋, 背上挂着一只大竹篮, 篮里放着一张丁字

形的木凳子，脚上穿着包裹着筍籐的草鞋。一面走，一面笑着谈，不时从怀中拿出米裸^①来，大口地咬着吃，纷纷的向着高峻的山岭上攀着走上去。

一些采茶的妇女各自拣着浓密的茶丛，把她们带来的那长丁字凳儿插入土中，再把竹篮放在身旁，开始坐下，像机械般的把那两只手不住的把那茶树上的嫩绿枝儿一把把的才下抛入篮中。这株完了，再换一株，等到她们的篮中都高高的满了时，太阳已渐渐的移到天中心来了！只见她们有时疲乏了，高伸起那两只富有康健美丽的手，向天空伸了一个呵欠，口痢随唱出悠扬的歌声，同时附件的伴侣们也都附声的唱和起来。“三月采茶茶发芽，姊姊采茶上山岩；头上梳着盘龙髻，脚底穿着绣花鞋。正月梅花迎雪开，二月杏花送春来，三月桃花红夹白。”

到中午的时候，一个中年的男子，肩上横着一根扁担，一头挂着一杆秤与两竹筒茶，一头用布袋盛着午饭，一步步的走上山来，在落平出处的树荫底放下。哪些采茶的妇女看见了，都一窝蜂地跑到跟前来，抢着把布袋打开，把菜碗那出来，放在跑平地上，然后都纷纷的争着盛饭吃，那个中年的男子独自把各人的茶叶拿来用秤称了，倾入袋中，在怀中取出铅笔与折子来，在每人名下记上采茶的重量。然后看着她们把饭吃完，扣上袋口，挑着下山去了！这时她们在从新拾起空篮子，依旧采摘起来，渐渐看着那一轮太阳坠下的山，化作满天的红霞，远远村庄里人家屋顶已飘荡出炊烟来了！山上的茶丛已由新绿而变成黑色。她们携着满满的竹篮懋懋的离开高山，完结一天辛苦的工作。^[1]

祁门红茶区的这些采摘工人以妇女居多，除一部分茶农自己充分任外，大半雇自他县，如江西之乐平、铅山、鄱阳，浙之遂

安、淳安，以及该省之安庆六邑诸县。^[2]茶农雇工采茶，供给膳宿，而工资则甚微。每采生叶 50 斤，得工资 1 元，其秤鲜叶之秤，昔日为 32 两秤，平均每天每工摘叶七八斤，仅获工资一角五六分。^[3]由此可见，采茶工的工资很低的。

(二) 制茶工的生活

采摘下来的茶叶只有经过初制和精制后，才能运送到市场上出售。而无论是初制还是精制，都必须雇工制茶。初制由茶农完成，精制有茶号雇工制作，初制程序较少，因而茶工人数不多；而精制工序复杂，因此，茶工类别及人数都很多。制茶茶工男女皆有，同在茶号劳作，男女混杂，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另外，制茶工因性别、工种和劳动强度的不同，在工资待遇上相差较大。一般来说，女茶工的工资较男茶工为低，制茶技工的工资较高。

祁红毛茶初制茶工的记载较为缺乏，张灏《祁门东乡四大名家之绿茶》的调查中对祁门绿茶初制茶工的记载较为详细。因此，我们以祁门绿茶区的毛茶初制为例进行分析。绿茶制茶制工男女皆有，普通有女工 2 人杀青，男工 2 人揉捻，另 1 男工复焙，杀青多用深锅，每人每锅约置生草 1 斤余，以适度之火温，用手翻炒，约二三分钟，青叶即已凋萎柔软，即速取出置竹箕内递与揉捻之男工。每斤毛茶约需制工 3 角 5 分（以每人每日工资 4 角 5 分，伙食、茶水等，每人每日 3 角，外加灯油、柴炭等杂支，约计如上数）。^[4]

毛茶初制后，由茶号完成精制，精制茶工分拣工、筛工、焙工、技术工人等，男女皆有。1939 年贸易委员会对皖南茶工调查报告中，对茶工的类别和性别进行了抽样调

^① 米裸，是以米脚粉制成，中包蔬菜，以作采茶工人之早饭或午饭，图其简便。

查，其具体情况如下：

茶工类别及性别统计表

单位：人数

性别 \ 工别	工别					统计	备考
	焙工	炒工	拣工	筛工	其他		
男	5	14	0	17	5	41	内有祁门场 8 份
女	3	5	19	3	0	30	不在内，因未详工别

资料来源：《茶声》第 11、12 期合刊，1939 年 12 月 5 日，第 128 页。

大体说来，男女工人数相差不大，但具体分工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拣工项完全是女工，焙工与炒工是体力重活，以男工为主。

下面我们根据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对各种茶工的生活实态进行具体分析。红茶在烘焙后，开始输送到拣楼上去。那拣楼上放着七八块拣板，每一拣板坐着拣茶的女工。她们 80% 自从休宁来的，普通年龄都只有二十来岁的光景，虽然也有老的或幼的在其中。本地人普遍都把拣茶的喊做“休宁佬”，当她们在拣茶叶的时候，真是怪有趣的。你看她们高高的捲起两只袖子，两手不停的把那茶内的粗大茶梗或黄叶儿拣起来向着怀中抛。那声音我们没有再好的譬喻来形容它，好像数百只雄鸡在那里抢着啄食一般的模样。她们一面拣，一面谈笑，疲乏了的时候，也会从口中唱出几声山调儿。^[1] 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吴觉农在《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中根据祁门安茶和红茶的生产状况，对两种拣工的人数进行了估算。具体结果如下^[2]：

工人类别	人数	工人类别	人数	合计人数
红茶技工	300	安茶技工	15	645
红茶拣工	300	安茶拣工	30	

这个数字系作者亲在祁门调查推算所得，红茶百担平均须年工 4 人，安茶百安茶百担须年工 2 人。

茶拣净后，再度送进烘厂里，等到烘焙送出来时，便交给筛茶工人了。这些工人都是来自江西湖口县或婺源县，完全没有本地人，他们都是师父带徒弟，差不多全是采取包工式的。当他们接到二烘^①茶叶的时候，很从容的把那些粗大的茶叶放在筛床里，不慌不忙的慢慢筛者，经过一套筛，二套筛，三套筛，筛眼一套比一套缩小，茶叶也跟着一次又一次的磨细。到最后时，茶叶只好有珍珠那么的状况了，而且磨得极端的匀净。再把它放入风箱中，徐徐扇去灰和末子。复又送入烘厂里加一次火，便开始打干堆了！筛工以江西宁州工人先为抖筛，较之江西铅山县及安徽婺源县人为佳。每当茶季前有总包头向各茶号接洽，所有工人，由其经手代雇。每名每季工资火食约二十四元，工人分上手、中手、下手三等，工资亦随等级不同。每季工作时间，自开工起至收工之日止，约四五十日。总包头因全体工人由其代雇，有进退之权。对资方，则工人不分等级，概以二十四元给。其中颇有利润，如下手，每季不过十元，中饱尤多，资方过闻。甚有一包头而总包头揽数家者，彼不过巡回照料，其每年收入，原属不赀。普通于订立合同之前，常载明上手须若干人，以资限制，伙食自开工至收庄时，无论开工与否，

^① 毛茶烘干为一烘，拣净为二烘，筛细再烘为三烘。

概由资方供给。每逢开节日，官堆日，装箱日，出箱日等，须饷以酒肉；平日一菜一汤，聊足果腹而已。至每一茶号，究需工人若干，视其箱额多寡为转移。^[5]

筛分之后就是烘焙了，在制茶工中烘工和焙工劳动强度最大，而工资又最低，因此，徽州各县土著人很少从事这种工作，多是雇佣外地之人，其中，以安庆六属贫苦之民为多。^[6]

茶号中之制茶工人多系包工制，均由工头代雇，工人分上手、中手、下手三等，但工资则不分上下，每季均以 24 元而论，连伙食每季工作时期约四五十日，其中工头颇有利润，如下手每季不过 10 元，中饱尤多，资方不能过问。^[7] 各种茶工的工资在存在一定差异。《茶声》中一份调查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制茶工的工资情形，兹录如下：

茶工工资统计表（以日为单位）

工别	工资	0.15 以下	0.16— 0.20	0.21— 0.25	0.26— 0.30	0.31— 0.35	0.36— 0.40	0.41— 0.45	0.46— 0.50	0.51— 0.55	0.56— 0.60	0.60 以上
	焙工			1				1		2		4
炒工							2			3	5	9
拣工		2	3	2	8		1		1		2	
筛工			1	2			1			1	9	6
杂工			2									3
合计	总数	2	7	4	8		5		3	4	20	18
	百分比	3	10		11		6		5	6	28	25

资料来源：《茶声》，第 13、14 期合刊，1939 年 12 月 5 日，第 143 页。

从表中看出，茶工工资相差度的情形，工人待遇之低，茶工生活之苦，均可自此表中反映出来。工资在一角 5 分以下者有 4 人，占 3%。1 角 6 分至 2 角者为 10 人，占 10%；2 角 1 分至 2 角 5 分者有 4 人，占 6%；2 角 6 分至 3 角者有 8 人，占 11%；工资在 3 角以下者，总计 21 人，占总数 3%，每日工资在 3 角 6 分至 4 角者 5 人，占 6%；工资在 4 角 6 分至 5 角者 3 人，占 5%；5 角 1 分至 5 角 5 分者 4 人，占 6%；5 角 6 分至 6 角者 20 人，占 28%；1 元以上者 8 人，占 25%。

除了工资低微之外，茶工中工作时间之长，达到一惊人的状态。请看下表。

时数	8 小时	9 小时	10 小时	11 小时	12 小时	合计
工厂数	9	7	12	4	11	43
百分比	21	16	28	10	25	100

资料来源：《茶声》，第 13、14 期合刊，1939 年 12 月 5 日，第 143 页。

由上表可知，8 小时者工厂 9，占 21%；9 小时者工厂 7，占 16%；10 小时者工厂 12，占 28%；11 小时者工厂 4，占 10%；12 小时者，而最多者为工作 12 小时以上，占 25%。

另外，因为制茶是季节性的，也是短时期的，普通五六月开工，八九月即将停工，故制茶工人多属兼业或临时工。见下表。

原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备注
农业	34	43.0	散工之工作无一定，为流离状态之劳动者，随时做临时工作
小贩	9	12.0	
散工	36	45.0	
合计	79	100.0	

资料来源：《茶声》，第 13、14 期合刊，1939 年 12 月 5 日，第 143 页。

劳动力的过剩的一方面，农业劳动无土地可以使用，因而大量投于短期的工厂工作。第二，小贩占总数 12%，这说明了小贩业的破落现象，经营小贩业的所入，尚不如茶工之所入，因而舍弃小贩业而投入茶工厂，小贩减少有可以说明农村经济的困苦。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占总人数的 45%，几乎占总人数的一半是散工。这些散工，平时即社会之失业青群，在茶季投到茶叶工厂，到了茶厂停工，这些共工银劳动者马上又是失业，又会走上颗粒不得入口的饥饿上。这是一幅凄惨的茶工画像。小贩的情形，在农村中与散工的情形相近，在农村经济困苦的目前，这些小贩临时有加入散工失业群的可能，若把小贩的数目再加散工，则问题更严重了。茶季一过，将有 55%，即半数以上的茶工失去了生活的源泉。

做茶的本身，茶工是不需要有多少知识的，除了焙工之需要一点经验外，其余的工作，完全是体力劳动，不识字也完全能工作。因为茶工的知识水准低下，因而所受的剥削也就越厉害，距觉醒的程度更远些。就是说茶工可以算作一群最落后的无产阶级，所受痛苦也最深，故而每日 12 小时以上的工作，1 角 5 分以下的工资仍然能够忍受。^[8]1939 年 9 月，祁门茶业改良场技工训练班新近从皖茶区招来的一个技工撰写了一个茶工的工作日记，这为我们了解茶工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最鲜活的记载。兹引如下：

9 月 10 日 晴

昨夜烘茶至 12 点才睡，今晨 7 点方才起身。早饭后同张为桢、张贵和往实习工厂继续做昨日未完成的室内萎凋试验。周自进害脚休假，潘则汉又病了，其余在第四区茶园除草。我将茶揉捻后，放在工厂发酵，又同他二人上山去采生草了，采了 1 斤多，再从萎凋做起。下午，他们至谢氏宗祠前田中挑回场内所买之稻草，我们在实习工厂筛茶梗，并在烘房烘茶。晚饭后，马路上散一会步。九时回寝室，10 点就寝。

9 月 11 日 晴

5 点起身，天气晴朗，秋风吹到身上，倒也觉得凉爽。同工友们至上桥河沿，挑由平里分场运来之夏茶二批，正副面共计 78 件，至城内方家祠堂存放。挑完回场，早餐后，将昨日所做的试验茶，交给胡先生开汤审查。胡先生嘱：将绿茶灰拌入红茶灰及红茶叶现加水，使其发酵，以做试验。潘辉汉因事往皂去了。周自进害脚未愈，其余工友在第四区茶园除草。10 点钟的光景，均前往谢氏宗祠挑草。午饭后，休息至一点半钟，他们又至尚坞坎草，我同张为桢、陈第五三人，在实习工厂学习箱茶。在这训练期中，若不专心学习，将来恐调至其他茶场工作。至实习工作写笔记，头疼，睡觉时已钟鸣十点了。^[9]

从这篇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此茶工每天的劳动时间较长，劳动强度也较大，然而就在这样艰苦的境遇下，他还是坚持在忙里偷闲地埋头苦读，实属不易。

二、茶工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

采茶工皆为妇女，她们参与茶叶生产，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酬，这样就能补给家庭收入。“采茶歌里日出长，倦系茶叶笑语郎。采得新茶归去后，阿农要做新衣裳。新衣未必着农身，十指铁潢泡已匀。为解人间饥饿

渴苦，年年反苦采茶人。”^[10]祁门由本地劳动力缺乏，不仅拣茶女工，茶号中的茶工也多为外地人。^[11]这些外来茶工在工作中，男女杂处，男女茶工之间甚至出现了一些风流韵事。这扰乱了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引起了封建卫道士们的强烈反对。光绪十四年，有大臣针对各省雇工女工给光绪帝上呈的奏折中称：

“各省茶庄，多招妇女入庄拣茶，案情百出，请饬严禁等语。各省茶厂多借女工，若如所奏，旅居露宿，奸徒引诱，每酿事端，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著（湖广总督）裕禄、（闽浙总督）卞宝第、（安徽巡抚）陈彝、（江西巡抚）德馨、（湖南巡抚）奎斌、（湖北巡抚）王文韶严饬所属，于各茶厂认真稽查弹压，倘有前项情弊，即著从严惩办。……寻陈彝复奏，妇女拣茶，系贫家生计所关，势难概行禁绝，虽无情弊，仍须认真稽查弹压，以挽浇漓而正风俗。”^[12]

虽然地方官员认为有伤风化，下令禁止，但现实中却于是屡禁不止。拣茶女的使用一直很普遍。这是因为，拣茶女的工资较男子为低，雇佣拣茶女能够节省费用开支，对茶号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茶业是季节性行业，茶工只在茶季时离乡做工，多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一体特定的群体。祁门茶工以安庆属县和江西人为主。外来茶工承担者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安庆六县茶工为例，“男女工友受雇，正值炎威渐逼之时。投身火灶之痛苦，虽人间地狱，为足其仿佛。大灶间内，铁炉烘布，每人规定管领一对锅，熊熊烈焰，锅必灼至透明，然后倾入茶草，双手齐下，迅速搅拌，若稍停滞，即有焦枯赔累之虞，而技术摘精，更有皮肉灼伤之险，焦头烂额，无异炮烙之刑，难于劳苦之状。”^[6]

茶工虽然承担繁重的劳动，工资又极为低下，但是农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不

到转移，贫困农民不得不以此为业，来维持生活。1939年，抗战的战乱情况下，安庆六县男女工友4000余人，仍然冒险，突破敌人长江警戒线，违背重理旧业，途中迂徐绕道，已高于平时5倍的旅费，前往徽州各地谋生。^[6]

在茶季结束后，茶工就面临失业的现实，“常有旅费无着，无法回家，因而流落他乡者，以是弱者流为乞丐，强者铤而走险，地方不靖，与有关也。”^[3]在祁门安家的茶工中的一些不良分子就和当地地痞无赖合流，严重影响当地的社会治安。祁门茶叶以西南两乡为主，这两地的茶工多为江西人，“西南乡江右游民勾结为患”。^[13]在匪盗盛行的时候，一些茶工甚至与那些匪盗一起参与劫掠活动。茶工也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数万人以此为生，“若一旦改用机器，则工必减少四分之三，小民生计陡然绝，何以为生。”^[14]因此，20世纪30年代祁门茶业改良场推广机器制茶有相当大的阻力就来自这一群体。

三、结语

茶叶从枝头到市场需要雇佣大量劳动力，这吸引了外地妇女和茶工的加入。根据茶叶生产制作程序，可将茶工分为摘茶工和制茶工。茶工是一个文化素质不高的群体，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很低，生活极为贫困。同时由于性别和工种的不同，待遇又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女茶工的待遇较男茶工为低。由于茶叶具有季节性，加上茶工群体的身份较为复杂，使得他们在充实茶叶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茶号中男女杂处，一些妇女的招蜂引蝶，使得男女之间出现了一些风流韵事。茶工群体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劳动强度大，工资反而很低。在茶业不景气的年代，一部分外地茶工

失去了生活来源，沦为匪盗，严重扰乱了祁门境内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1] 程世瑞 . 祁门的红茶 [J] . 农村合作, 1937 (3): 102, 101-107, 104-105.

[2] 吴觉民, 胡浩川 . 中国茶业复兴计划 [M] .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82, 31.

[3] 蒋学楷 . 祁门红茶 [J] . 农村合作, 1936 (3): 99, 97.

[4] 张灏 . 祁门东乡四大名家之绿茶 (续) [J] . 茶声, 1939 (5): 4.

[5] 傅宏镇 . 祁门之茶业 [J] . 国际贸易导报, 1933 (5): 170.

[6] 茶工 . 救救茶工 [J] . 茶声, 1939

(2): 10.

[7] 李焕文 . 安徽祁门婺源休宁歙县黟县绩溪六县茶叶调查 [J] . 工商半月刊, 1935: 84.

[8] 佚名 . 茶工调查 [J] . 茶声, 1939 年 (13): 148-149.

[9] 张为纲 . 一个茶工的生活 [J] . 茶声, 1939 (8): 99.

[10] 采茶诗四首 [J] . 茶声, 1939 (8): 99.

[11]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编 [M] . 1936: 45.

[12] 德宗景皇帝实录 [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57): 3.

[13] 刘汝骥 . 陶甓公牒 [M] // 官箴书集成, 第 10 册, 合肥: 黄山书社, 1997: 602.

[14] 佚名 . 改良茶叶之动机 [J] . 申报, 1915 年 5 月 26 日, (134): 428.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Modern Tea Workers in Qimen

Kang Jian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Tea industry became a pillar industry in modern Qimen and tea work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a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s of tea production, tea work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f tea picker and tea maker. The group of tea workers was generally with lower cultural qualities, labor intensive and low wages.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internal differences by genders and jobs. Because of the comparative complicated identities, tea workers had caused some negative effects to local order in Qimen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Modern Times, Qimen, Tea Worker, Social Life

[作者简介] 康健 (1984—), 男, 安徽祁门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明清史和徽学研究。